

唐陸宣公集

十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中書奏議卷

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叅事體狀

奏議竇叅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叅莊宅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

卷十九

長口

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其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一不立則德不能馴也

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詎祝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工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持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馭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而聖不完則馭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

秦元

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徽狃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

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  
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  
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  
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  
微而尚棄信扞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  
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  
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  
覺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  
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  
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

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  
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  
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  
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  
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  
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  
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  
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  
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  
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

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討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

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馱迴紇矜功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氓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墻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

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  
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  
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  
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  
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  
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  
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  
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  
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  
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  
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  
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  
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  
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  
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  
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  
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  
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  
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及物宜者哉將  
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

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過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

卷之三

六

庚

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

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竒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

則事資可義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

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馬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

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

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  
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  
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  
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  
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忍平居  
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  
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  
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  
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  
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

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  
良筭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  
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  
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  
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實弱之  
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  
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  
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  
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  
示懲勸以懋心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

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輒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真虞罪茲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

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褻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

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禪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揔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寇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

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

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  
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  
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  
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  
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瓦  
衆散為弱逗撓離析非乎戰陣之前是猶一  
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  
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  
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  
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

三四

奏元

三

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  
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  
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  
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  
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  
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  
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  
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  
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貼  
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

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  
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  
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  
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  
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  
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  
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  
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覺蓋所謂日省月試  
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  
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

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  
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  
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  
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  
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  
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  
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有素非禁  
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  
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  
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

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湏某色甲兵藉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

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  
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  
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  
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  
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  
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  
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  
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  
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  
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

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  
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  
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  
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  
風飈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  
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  
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  
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  
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  
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

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

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旣息踐更徵發之煩

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二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

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茲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謚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

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  
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  
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  
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  
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  
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  
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  
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

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  
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  
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  
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  
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  
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以掌貨財。當時  
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旣得以  
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  
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  
私。貪鬻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

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  
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  
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  
行峻罰必謂寃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  
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  
度竇叅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  
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  
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  
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叅等官狀

八卷九

十九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叅結朕左右兼有陰謀  
皆有馮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  
按卿等宜更商量若絕恐事體不穩即且流  
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  
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叅宜便商量處  
置其竇叅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  
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  
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叅罪犯  
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  
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

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實榮  
寶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  
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  
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  
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寶榮與參  
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  
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  
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  
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  
以表詳明臣等商量寶榮更貶遠官寶申則

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  
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  
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寶參久秉鈞衡  
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  
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  
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當私自非甚  
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寶參罷黜迨欲周  
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  
不可復搖今者再責寶參特緣別有結構陛  
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

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汹汹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實叅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實叅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實叅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

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两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叅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

外已存惠貸不實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  
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  
祈天鑒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中書奏議卷第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綰狀

請依京北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北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綰狀

馬一匹并鞍綰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

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及

送前件馬綰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

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

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

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

而莫渝怙茲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丘脩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

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

惡不為竟違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

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

微臣隘跼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蕪慝。臣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貧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荅。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北所請折納事狀

京北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北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螣為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

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  
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  
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  
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  
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  
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  
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  
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

八卷一

三

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  
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  
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  
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  
萬榮搃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  
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  
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  
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  
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  
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

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

奏一

四

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蹙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

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  
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  
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  
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  
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  
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為厲階莫見其可  
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  
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  
益疑善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  
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

陳太師

五

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  
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  
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  
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  
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毀邦固節者未  
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  
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  
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喻乖  
踈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  
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

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榮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燕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即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且之惠。

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汚  
深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  
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  
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  
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  
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  
英主御天下長策。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  
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  
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  
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

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  
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  
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  
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  
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  
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  
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  
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  
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  
戒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宣。撫之不均。

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  
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  
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  
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  
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  
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  
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  
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  
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  
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

奏第十

八

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  
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  
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  
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  
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  
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  
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  
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北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

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蕩蕩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綠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己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虚支計寥落廐園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間併徵三

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况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北

三四一

卷一

此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估徑以曾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

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凜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甚艱竊纒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

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問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

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  
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  
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  
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  
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  
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  
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  
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  
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  
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  
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  
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  
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  
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  
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  
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眷旨精  
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  
錄用弃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  
拔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霑

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卹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

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任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為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

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懷含亂或起於茲  
雖則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  
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  
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  
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  
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  
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  
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異人皆受賜  
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  
匪為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  
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  
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  
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  
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  
之差州縣則按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  
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  
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  
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

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縣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

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  
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